

《娘惹回憶錄》新書發表會紀實

文——許惠玟 研究典藏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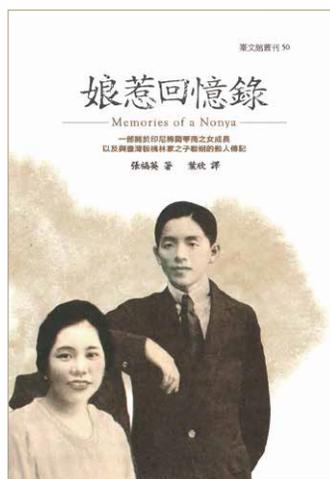
圖——國立臺灣文學館

《娘惹回憶錄》新書出版，受益於許多人因緣際會的協力，主角張福英女士是一位愛讀書的人、愛書寫的人，也是為我們留下珍貴史料的人。這本書回到臺灣來，更是某些歷史因緣的見證。

10月20-21日，在逢甲大學積學堂舉辦的「移動·跨界·交混：十七至二十世紀台灣與南洋」國際學術研討會，兩天參與人數超過130人，相當踴躍。10月21日下午的《娘惹回憶錄》新書發表會，由臺大黃美娥教授主持，余美玲教授、施懿琳教授、葉欣老師、蔡寶珍女士、林南星先生、許惠玟研究員參與。

主持人黃美娥教授引言提到：《娘惹回憶錄》的出版，象徵板橋林家林景仁這個個案的研究，又往前跨了一步，對於臺灣學術界而言，也是一個突破。

余美玲教授談到當初從網站上買了這本書的英文版，一拿到書，心情相當激動，當時黃教授就已經鼓勵她繼續往下研究。而在跟施懿琳教授討論後，都覺得應該將這本書中譯推廣，所以當時私下找了一些書局或出版社，但都被出版社以市場需求為考量而婉拒。幾經波折之後，由施老師建議找葉欣翻譯，葉欣也慨然允諾，後來又取得林南星先生、蔡寶珍女士的授權同意，並在臺灣文學館廖振富館長的支持下，得以出版，可以說這個過程不是靠一個人的力量完成，而是大家努力的結果。



《娘惹回憶錄》

施懿琳教授則進一步介紹：林景仁在臺灣詩人中非常有學問，詩也非常難以讀懂，她常以「臺灣小說界的王文興、臺灣古典詩的林小眉」比喻之。林景仁的生命移動痕跡非常多，遊走在臺灣、中國、南洋、歐洲，後來又到滿州國，如果對他的生命史不是很清楚，就不容易讀懂他詩中的眾多典故，尤其是南洋地區。施教授也提到當初請葉欣翻譯，不只是因為她的外文背景，也因為她生長在長期關注臺灣本土的家庭中，對臺灣文學並不陌生，且具有使命感。她在中山大學外文所就讀時，就受到余光中教授嚴格的訓練，也翻譯出版濟慈的《蛇女蕾米雅》（有鹿出版），以她翻譯的基礎，兩位教授是有信心的，這中間還經過楊雅惠老師幫忙看翻譯稿，書的翻譯完成，背後有許多感人的故事與推動的力量。

譯者葉欣老師除了大致介紹南洋張家的背景外，對於翻譯過程的甘苦，也多所抒發：她



共同推介《娘惹回憶錄》，左起：余美玲教授、施懿琳教授、葉欣老師、黃美娥教授、蔡寶珍女士、林南星先生、許惠玫研究員。

提到，會接觸到這本書，是因為余老師長年做林景仁研究的關係。林景仁的詩作及意象內容非常難讀，他的個人生命史也不容易追蹤，所以這本書彌足珍貴。林景仁這位臺灣女婿到了南洋，加入非常輝煌的張氏家族之後，踏出了什麼樣的足跡？她稍微介紹南洋張家：張耀軒與張榕軒出生於廣東，後來到了南洋，從基層做起，在一個西方殖民體制下做到華人最高位置「瑪腰」，這麼高的社會地位讓他們認識許多有頭有臉的人，像張耀軒跟兩位蘇丹王往來很密切，同時也跟馬來西亞王室成員有交情，也認識許多西方高層官員。棉蘭如此，中國也是。張榕軒曾被慈禧太后召見，賜給他金碗碟，做為王室恩寵的表現。張氏兄弟除了人脈寬廣外，社會貢獻也大。臺灣首富板橋林家長子娶了張家長女之後，他個人也開展相當遼闊的事業版圖及人脈：除了認識張福英的乾爹日里蘇丹王外，也認識橡膠大王李光前、及橫跨教育界、衛生界、社會運動家的林文慶醫

師，還有許多大貿易公司高層等。雖然最後林景仁因為用人不當而受到一點損失，但是他的成就仍不容抹滅，兩家聯姻是臺灣在南洋發展一個嶄新的扉頁。

做為一個譯者，面對當時臺灣上的史實，要如何才能把張福英這幅巨大且鉅細靡遺的拼圖呈現？需要非常多的考證與查證。像是娘惹文化與文物，必須先查過，知道它是怎樣的存在，才能貼近書中的描寫；故事要如何呈現，才能讓不太熟悉這些的臺灣讀者可以理解？中間花了許多時間查證。她所遇到最大的困難是，張福英用了五六國語言及方言寫下這本書，要如何去呈現及翻譯？這些語言主要是英文，中間夾雜許多馬來文詞彙及語句，用了一點點荷蘭文，但是她又會說客家話及福建話，所以兩個語言的發音會同時出現書中，張福英稱自己的外祖母「阿婆」，是屬於粵語用法，合理推測因為張福英父親來自廣東，所以她也會一點廣東話。如何從中推測她書

中寫出的人名？需要一些時間去比對，葉欣後來取得林景仁先生族譜以及張榕軒先生的墓碑照，才能比對出這些人名。最後除了謝謝林先生、林太太幫忙指認照片的人物，也感謝張福英的外甥女張儀美女士幫忙協助馬來文判讀。

主持人黃美娥教授提到：對於這本書最大的印象是色澤，以及異文化及跨文化的接觸，包括風俗、禮儀、文化、配件等，如何精準地翻譯，對譯者而言是很大的挑戰。葉欣所說不單純只是方言的問題，還有多國語言的穿插，做為一個研究者進到那個年代，可以看到所謂的南洋是一個怎樣的狀態，對於譯者來講，知識的累積與涉獵是極大的困難度。

許惠玟研究員則指出中文版是有意與英文版及印尼文版做區隔的：第一是中文版前面有許多相片，是由林南星先生與蔡寶珍女士捐贈，成為臺灣文學館現在的典藏，這也凸顯出版橋林家的文物，現在在國家的殿堂中好好保存。第二是葉欣花費許多時間完成的註釋。註釋部分的重要，在於我們對新南向國家太陌生，當時閱讀這本書時，有許多專有名詞是靠著葉欣的註釋，才能進一步了解。

林南星先生、蔡寶珍女士是張福英的長孫、長孫媳，他們所回憶與祖母相處的點滴，補足《娘惹回憶錄》撰寫後，張福英的晚年生活樣貌：蔡寶珍女士回憶1983年張福英中風後，由她從棉蘭接到新加坡一起生活。在這之前，張福英都是自己一個人生活，非常獨立，也會到處旅遊，會去檳城，也會到馬達山居住，在那裡寫下這本回憶錄。雖然她會多種語言，但在新加坡家中多半使用閩南話，有時候會跟孫子講馬來文，



蔡寶珍女士（右2）與林南星先生（右1）。

也就是印尼語。張福英跟她的父親很親近，也曾經幫父親管理過財產。而林南星先生是5歲時由祖母帶到中國汕頭，7歲時回到印尼。在汕頭時，曾親身經歷「今天唱三民主義，起床後唱起來起來」的政權改易時期，對祖母的印象則是她很能幹，曾經因祖母工作到過上海，在當地讀了兩年書，並且跟著祖母見過曾祖父林爾嘉先生，林南星先生這一代兄弟姐妹的名字，都是由林爾嘉命名的。張福英在家中與兒子林桐都是以法文交談，尤其是講話內容不想讓別人知道的時候。她同時也是一位非常安靜好相處的長輩，平時最大的嗜好就是看書，並且對生活不會太挑剔。

黃美娥教授總結提到，張福英女士是一位愛讀書的人、愛書寫的人；是一位能幹的人、疼孫子的人，也是為我們留下珍貴史料的人。這本書回到臺灣來，也許是她婚姻中跟板橋林家一段美好因緣的見證。☞